

□陈雪

## 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巴山夜雨

08

2022年12月2日

星期五

邮箱:  
3213456266@qq.com□主 编:郝 良  
□编 辑:胡蕙菱  
□美 编:郝富成

冬日里,没有什么比蓬勃着的一炉火更让人心暖了。

空白的严冬,像个巨大的胃囊,填什么进去都无法充实它的空,都挡不住那汪洋的冷。这样的夜,我们早早躲进屋子,燃一蓬炉火,围炉煮茶,家人夜话。

橘黄的灯光流泻满室,人影、灯影,各种物件儿的影子缱绻旖旎,葳蕤生发。木炭吐着细细的火舌,喷发着木质的焦香,轻烟袅袅,柔软了冷梆梆的夜。父亲拿出茶罐,放在炉子上,让炭火轻舔慢煨,把它烤热。然后撮一把茶叶,丢入茶罐,父亲不停地抖动簸荡茶罐,茶叶在茶罐里瑟缩颤抖、低吟浅唱。须臾,茶叶微焦,飘逸出清幽的香味。父亲往茶罐里倒入一勺开水,顿时,茶与水交融,声如雷鸣。茶水膨胀升华出的泡沫涌至灌口,开出一朵绣球花。父亲说,这叫“烤茶”,因其声响,又叫“雷响茶”,是他年轻时在云南打工时学到的。等泡沫散去,父亲继续加入开水,水荡茶叶,茶叶翻滚腾挪,吸足水分,舒展身子。茶香到不能再香时,父亲为我们斟茶,教我们品茶。

我们慢慢啜饮,听父亲回忆他年轻时走南闯北、披荆斩棘的故事。他吃过生活的重拳,那远方的久远的风雨刻在他脸上,把他雕刻成饱经风霜的样子。那或惊险刺激或悲伤缠绵或戏谑荒诞的经历,在那一蓬炉火里,在那满口茶香里,都成了让我和哥哥敬佩的经历。父亲慢悠悠饮茶,炉火映得他脸上蒙上一层淡淡的湿润,整张脸也变得柔软起来。“然后呢?然后呢?”我好奇父亲与野猪对峙的细节,总是急切地追问。父亲呷着茶,透过雾气递给我一个微笑,显然,那笑是刚刚从遥远的往事里浮上来的,带着天下所有父亲都有的那种骄傲。

讲完他讲了无数次的故事后,父亲不再说话,只是默默品茶。

与父亲大开大合的人生不同,母亲一



孟静 摄

辈子被拴在土地上,讲不出跌宕起伏的故事。不过,她也有她的“夜话”。

母亲把橘子、花生、红薯等一切能烤的东西都放在烤网上,让火逼出食物中的糖分。不一会儿,柑橘的酸甜、花生的馨甜、红薯的糯甜都混在一起,撩拨着我们的味蕾。我们到底是孩子,经不住这番糖衣炮弹的袭击,把一样样美味往嘴巴里塞。

母亲边照看着炉火,边唠叨着人情往来的细节,谁生病了,得去探望;谁要结婚了,得挑礼物;谁家要建房子了,得随时准备搭把手……她说着自己的安排,让父亲拿主意。父亲从不会剥夺母亲的理家权,他总是点头以示赞同。夜渐深,时间被炉火烤过,变得松软悠长,不知不觉间,我和哥哥枕着茶香食香在父母怀里酣睡。

父亲的一生大起过也大落过,他和所

有不得意的文人一样,于繁华尽处终于懂得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真意。而母亲一直守着那间简朴的屋子,那蓬微微的炉火,那罐喷香的茶,那些家常食物,守着父亲的家,终于守来父亲那颗闯荡不羁的心。她是父亲的芸娘,用最贴心的爱告诉他:布衣菜饭,可乐终身,不必作远游计也。

和父亲一样,曾经我也有一颗不安分的心,渴望轰轰烈烈的生活,忙着追逐一种比别人幸福的幸福,却发现总有更幸福的人笑在我前面。当我终于疲累不堪,眼前浮现的正是儿时冬夜里的那蓬炉火、那缕茶香。在无数个深感人生空虚虚无的深夜,我唯一能抓住的还是那蓬炉火、那缕茶香。

寒冬已至,若你也感到寒冷疲惫,不妨与家人灯前围炉且煮茶!

## 原浆故土

(组诗)

## 老屋

燕子背负着温暖飞向南方  
屋檐下的锄头、犁耙还保持着遥望的站姿  
面向门前窄窄的小路,沿目光延伸

老屋坐北朝南  
每天有阳光环绕。四周的农田  
生长单调的葱郁,朴素得像极了我们的父辈

母亲把炊烟移栽到天空,  
思念飘得很远  
在南方打工的兄弟,每年冬天  
都会沿着炊烟的轨迹……沿路返回铁山

## 荷塘的黎明

敞开心扉,把深埋的心事  
坦诚地露出来  
微风,是抚慰心灵的一剂良方  
让沉溺的黎明清醒地睁开双目  
世界因此明亮起来

盛大的天空,是一面镜子  
照亮万物。此刻的心情不含杂质  
荷塘里那些看不见的藕  
是内心悲喜扎根已久的果实

太阳知道荷叶的地址  
每天把暖意快递过来

让阳光的精血,成为火  
点燃水润的花期。当幸福的相遇  
荷花破茧而出,心情绽放  
照亮世间万物

## 母亲河

涛声的底部  
一定是水流触碰了河床的内心  
一段柔情的州河水,与石头磨合  
共鸣在所难免。哗哗流淌水的纹理呈现出石头起伏的心事

州河总会繁殖出支流、秧田  
以及屋前的池塘,引来的涛声

又繁殖出蛙鸣、谷物和鱼虾  
沼泽、藕、荷花,还有众多的水生物  
月亮、树木布满皱纹的倒影被水反复洗涤  
绿色被反复滋养。父母的脚印  
被涛声反复重叠

我一直站在记忆的中央  
站在池塘边的松树下  
静观水,成为行色匆匆的过客  
从州河里流淌过的所有经历都将汇入大海  
我还是原地未动,一直替祖先们  
守着这块泛黄的遗址

## 隐入冬天的草木

冬天到了,草木开始悄无声息地隐于天地之间,以冷峻漠然的姿态面对时光流转,仿佛世间的一切悲欢离合都不在意了。

草木是冬天的隐士,它们就像古代那些隐居田园和山林的人一样,告别了人间繁华,去过一种素简到极致的心性,不过是在俗世扰攘中沉浮太久,看透了人生百态,想寻找一片清静之地,换一种活法。草木也一样,冬天是它们的隐居阶段。它们刚刚经历了看得见的繁华和丰饶,正在一点点褪去色彩的束缚,用与大地一样的颜色来隐藏自己的存在。

我常去的那片林子,正在悄悄改换装扮。那里人迹罕至,树木和青草得以按照自己的生长规律呈现最原生态的景观。春、夏、秋,草木经历了三个季节的繁荣。从绿上枝头到第一片秋叶凋零,这个林子都呈现出勃勃的生机,里面仿佛有一种不可遏制的豪情——多么像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怀揣着改变世界的野心。秋天越往深处走,林子的气质越来越收敛。冬天一到,它的气韵就变了。由蓬勃变得简约,由张扬变为低调,由肆意变得克制,仿佛终于参悟到了什么。于是,整个林子有了简约之气。

不过,很多的辞别不是一蹴而就的,而是有一个类似矛盾挣扎的过程。如同古代的隐士告别凡尘,也不是决绝而去,总是要把尘世的故事做一番交代的。初冬的草木还保留着绚烂之秋留下的痕迹,树叶没有完全落光,有些黄叶在树上摇曳出最后的告别之歌。离歌轻响,似乎有伤感的味道,但苍凉的大背景呼之欲出,所以彻底告别是必然。地上有一层层

的落叶,厚厚的,仿佛一叠一叠的岁月。如果不是在这个原生态的林子,你是找不到这样厚重的落叶的。人多的地方,人们喜欢把落下的叶子扫起来,好像是在对抗季节赐予的凋零之无奈。而林子里的落叶从未扫过,人走在上面,脚下“沙沙”作响,心中蓦然涌起岁月沧桑的感觉。

地上的草,曾经与树木共同撑起繁华时代。如今的草一片一片黄了,很多地方被落叶覆盖,隐约露出枯黄的草茎。有的地方的草还绿着,仿佛在与繁华世界做着藕断丝连的挣扎。不过,枯叶点缀其间,提醒这些不肯谢幕的草赶紧表态。去还是留,已经不是草说了算的,时光的流逝不可逆转。转身而去,归于天地之间是草木的最终归宿。

草木是冬天的隐士,它们删繁就简,以最简单的姿态隐于高天厚土之间。季节沉寂,朔风凛冽,草木作别繁华。天地空阔,冬日无言,草木只以风骨示人。

冬天的草木没有存在感,人们渐渐忽略了它们。但你敢说它们不是隐藏在角落里的勇士吗?它们是隐士,也是勇士。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”草木像古代的隐士一样,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人世间的疾苦,退隐只是一种表象,心中的理想永远都不会破灭。草木是勇士,它们敢于告别,更敢于怀揣春暖花开的理想在僻远之境守望。每一个枯萎的枝头,都隐藏着不灭的希望。每一棵枯萎的草,都隐藏着不死的根。草木在冬天选择这样的方式,为的是沉淀自己和积蓄力量。

草木是冬天的隐士,待它们重出江湖的时候,将带给人们一个更加生机勃勃的世界。

□王富祥

□王国梁